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少師楊公一品四考序

高皇帝倣周官法專任六卿乃若太宰統百官大司馬馭諸將其任較重迄今十世率有賴於柱石之臣然太宰務在守文大司馬則兼用武者也守文必操正義用武必操權宜兩者皆難而兼之則尤難矣太宰揚公事 肅皇帝歷大司馬若干年嘉靖末乃進太宰其後 先帝召故太宰視大司馬事秩如初

上在亮陰首召太宰還天官視事尋自天官上一品
四考 上命有司舉例以聞 明興二百餘年六卿
一品四考則自今太宰始先臣馬端肅直以三考而
被異數今太宰不啻過之 上以爲然 賜秩視端
肅等公三辭而後受 命則自少傅進少師夫端肅
寧 先朝名實炳然烈矣時承平久海內若將去兵
一旦邊事興端肅以言兵顯是爲難耳自庚戌不戒
虜入郊關 肅皇帝自禁中疾視之操下益急於是
燕代並建督府直以要領捍京師建鉞授人人將失
色顧代告急則公在代燕告急則公在燕若鮮右衛

之圍卻大水峪之犯則出九死而收一捷夫非震世之功邪凡百勳勞猶籍籍在邊人口墨家方盜國柄邇官邪意不便公將有所中公出則督府入則本兵東南奉倭西北奉虜正色而立衲臣子卒寢其謀人謂公繫安危如郭汾陽決勝如裴晉國審幾如狄梁公此一時也既而多口爲政曲學代興簧鼓人心堯蹠無辨重以尅核太至睚眦不忿由是比周進矣公入太宰觀人必概諸躬行羣口訢訢俟其自定或將有所釋憾率義格不行人言公持大體如丙吉砥中流如陶侃又一時也虜酋內附納貢請封言者紛紛

卒以爲不可廷議待公而決乃趣召公公至條列內
備諸便宜其議遂定比年諸虜納款歲省邊餉不貲
人言公決策如張子房善斷如杜如晦又一時也往
者用人猶潮汐耳一朝失柄輒籍其所推轂者一洗
之雖有賢良亦將不免頃之執政攝宰某子甲伺而
乘人養交報讐直爲豪舉公還太宰去其太甚勿問
其餘於是人人自堅幸得及于寃政人言公不亂如
曹相國不爲已甚如司馬端明又一時也即公在事
又其時屢遷要以率履平康壹歸乎正直不如不吐
與時咸宜則其難之難者已乃今位太宰進少師以

一品而歷 三朝登四考一時勲伐聞望宜莫如公
顧夙夜愈益兢兢務以身先有位鞠躬屏息雖甚寒
暑不衰昔人所謂有事君之小心公無忝矣凡諸功
用則其緒餘此有由本也夫月挾辰爲歲歲挾辰爲
紀寒暑相禪動靜相竭終始相巡公以四考計之則
一紀周矣其間用武者什七守文者什三慮在四方
一何勞也天胙明德 主少而國無疑百官總已聽
公務一德以尊 天子公由此更始利在守文濟濟
師師蓋將不勞而治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何讓焉
且公諸子具文武才傾海內士若督學使者若執金

吾鴻漸翩翩然首舉公以文武許國公子壹以文武承家古有世臣使之長保社稷若漢周氏韋氏是已公所謂世濟其美惡用歲計爲哉往余守尚書郎幸得爲公司馬屬吏乃今入佐司馬會公旣遷于時左司馬攝事部中善余言就諸郎語少師公功在勲府勞在程書大半心力在本兵訐謨在疆場即公還太宰吾黨不可無言公雅善右司馬有辭第藉其言以待命余自知言之無當也介諸郎固辭公旣還輒舉譚公代大司馬譚公至諸郎述余言質之譚公曰嘻夫非一人之言公言也其勒之帛他日以待太常

諸郎敬諾

送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萬安朱公致仕南還
朱公守大司空者九年例得通考進秩公先期請老
再疏許之 上大司空故治河治陵功且質成與
行會乃特加太子太保得乘傳行在公可謂善始善
終君臣之義得矣諸薦紳意不可公去竊竊然疑之
昔太保奠以周公留則輔少主興周室周召于斯爲
烈迄今誦之不衰 今上天授聖明在事率周公之
屬公第勿去夫非君奭也與哉浩然而莫之援求舊
謂何耳先是將作多事縣官不支公受事以來獨持

當否積庫金以百萬計官府舉無間言時而正柄時
而削觚惡可以口舌爭也自今或彼爲政孰不波流
如使其舍所欲而從公家必多扞格斥般倖而求善
其事其誰習之公不可去章章矣不佞聞之唯唯誠
如諸薦紳之言要以善始善終則君臣之義得矣人
臣不貴任職貴不自功不患不得君而患不行其志
業已委質而事君敢不服勤朝而計功夕而闔澤甚
者見卵而求且不稼而取廩得之則咕咕不得則快
快此患得者之所爲務非夫也抑或得君而事依依
若將終身寧伏官下而待期無寧退而家食寧希儻

來而蒙不戕無寧保身完名夫豈有曾而無心殆亦
患失者之所必至也 上方以正人心爲務必自朝
廷以及百官乃今濟濟師師亦既有樹矣藉令乘時
旅進比及非夫官邪滋彰其何以爲民正大臣爲羣
臣之表宜莫如公公勞苦而功高位出孤卿之上歷
九年所一旦委而去之 天子修水土功特降異數
賜琬授節丞丞然務厚其終無亦旌其不施直將以
表有位公拊身自下其中如不勝衣失得不入于其
心偉哉丈夫事也下明其節上稱其施下之不伐其
功上之不違其志君臣上下之大義其在斯乎彼月

要歲會則有司存積事程功綜核末務挈其廣狹惡
論尋尺爲哉公起而謝曰衡聞事君如事天臣道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道也天不以生生而廢收藏人臣
不以匪躬而廢休老即衡不敢不竭餘力則又惡敢
違天得謝幸矣

送張太史奉使歸寧爲壽序

天子歲遣使分封同姓率命文學侍從之臣益自分
國以來世有令德重以五世之穆視諸近屬最親
上二年大宗伯請封益於是簡儒臣可使益者則以
張太史行同郡卿士十餘曹相與祖送於國門之外

太史逡巡請曰 上不以元不類幸而使元元父母
始杖於鄉期與行會卽元無敢宿 君命庶幾猶及
堂下之觴敢微惠于故郡山岳之靈願乞諸君子一
言爲父母壽於時鄉大夫咸以齒長不佞屬不佞宣
言夫禮行於鄉必有合語古之燕饗必稱詩太史以
詩發家請以是胥命諸君子於是公車之士以少者
先相與語曰士受命於親執儒術以事明主幸而遇
合孰不欲于其親親見之顧白首紛如鮮克相遇卽
遇矣或不逮其親藉第令逮其親殆亦厯有存者新
都以文獻著斐然與鄒魯同風其在於今蔚爲首善

里絃戶誦佔畢歛聞然而蓬累載塗蓋肩相摩趾相錯也其間遇合而仕殆及百家要以具父母被顯名曾不能以什一往太史在東觀曾有詔覃恩比入官輒得封其父母視太史秩乃今奉 璽書以往豈不煌煌乎哉請歌采菽之三章介太史爲壽太史再拜謝曰諸君子以 天子之命而重吾親元敢不拜君之賜諸郎語曰我 國家以文治興諸執政率由國史起士挂一職高跣交戟之間儼然班三事而肩隨之至貴倨矣昔在 孝武程公唐公起郡中其後餘五十年始有代興者太史從二三君子後獨稱少

年至其具父母被顯名視二三君子備矣無所不順
之謂備太史有焉請歌天保之首章介太史爲詩太
史再拜謝曰元薄於德胡單厚之足云借曰得天則
天貺吾親耳敢不拜天之明貺諸近侍語曰昔在成
周之世靡不治平使臣急王事而後私家不遑父母
此四牡之所爲作也學士至今誦之 今天子惇睦
懿親發重使以脩世及之禮分土於社授節於廷所
至若奉乘輿以行臣民莫不蒲伏東面而立諸侯王
之上以 天子之命命之國人覲使者如覲至尊一
何重也太史方載路冕過里門上壽如期旬日具舉

此非有所徵召殆天授之符與周人由是而違親太史由是而歸養則所邁之奇也往贊善公嘗使益矣歸而無所承歡司馬公有事簡書會親年偕老有懷不寐此其所邁不逮太史明矣太史幸哉請歌出車之首章介太史爲壽太史再拜謝曰元自天子所來予舍中卽從事無賢而岵岵之望不孤矣諸君子以是爲天幸敢拜寵靈不佞起曰太史顯親揚名率有味乎諸君子之言矣乃今少主躬行孝養上嘉虞帝而師文王執政未艾而秉國成父母咸在君相孳孳務以孝治天下夫非天下之孝也與哉昔人

有言大孝不匱唯博施而後可以言不匱彼其勞力
不與焉大臣慮四方則博施不匱者之所有事也然
必先蒿目而知疾苦由是慎慮而順施之謀度咨諫
則使者事異日者慮周而施博胥此耳太史行乎哉
請歌皇華之二章介太史爲壽太史再拜謝曰司馬
以使職命元元何敢讓使元不失其職幸然得父母
驩司馬之教也敬聞命矣

送直指劉使君歸覲爲壽序

往不佞聞大司馬譚公大司空朱公推轂當世士輒
首劉使君使君故守比部舍中名籍籍起會 上初

即位詔封比部父母視尚書郎於是使君父稱比部
公毋李稱安人矣頃之比部拜御史則上多其材
云兩公之言曰明興百年王文成公倡道東越其
後鄒文莊公響應而起著江以西使君王父師文成
歸爲教父比部公世其業則又師文莊嘗有驟於中
得當文莊甚于時及門之士凡數十百悉稱明齋先
生居常程督使君務引於正義及使君舉進士以狀
聞嗃嗃猶故也遺書曰吾家四世受經迄孺子之身
歷百年所樹國者積百年可興禮樂樹木者積百年
可庇馬牛孺子席先世百年之澤幸以身顯名勉之

顧自樹何如耳及使君除比部以狀聞嗃嗃猶故也
遺書曰有道之世士之恥者兩端其一貧且賤也其
一穀也孺子幸得免於貧賤安用穀爲於是使君扼
腕明時直欲以其身當事公聞而戒之曰古之君子
務求仁不務求名臨大事而必慊於心仁者之所爲
務也藉令急人知而名去仁遠矣世未有去仁而成
名者即名至將焉用之孺子不觀之射乎詭遇而獲
則小人正已而後發則有的仁者如射殆非虛言喜
事而爲名高則詭遇之屬也使君唯唯日奉其言以
周旋言必中聲行必中慮則皆刑公之教也居數月

上命御史按遼東於是公安人春秋始耆使君抵不
佞一言爲壽不佞敬諾則謂使君公終不以使君貴
而貶嚴其嗃嗃猶故耳有如使君面公安人所公且
庭詰使君自京師五宿達遼東柰何輕數千里歸子
舍 天子持三尺授御史使之狩方岳而慶讓諸侯
彼中疆事紛紛幸有大捷吏民日望御史至奉 天
子威德而紀綱之若所以來徒依依內顧耳 君命
者何也使君罄折庭下則何以應之使君避席曰固
然臺行迫不知所對請受命不佞敬諾則謂使君比
部公雅言求仁第述所聞以對君子惟求仁之爲務

宜莫急於仁親謂之曰仁則天地萬物猶吾一體乃若一體而分者惡能若是懇哉自臺起家於茲五稔卽父母煥寒疴瘵復不相聞如是急君命而遺親不仁而不可爲也使君不失對公安人不失驩由是而酌之三祝之三使君可以藉口矣始酌祝曰宵雅之勞使臣也必念其父母而恤其不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使臣之私率若此臺幸得待罪使者尤幸得修一日之養以奉高堂上而封章下而繡斧麟麟炳炳焜耀戶庭使臺得須臾奉父母驩君之賜也再酌祝曰吾家以經術爲鎡基累四世閱百年而始有獲

夫以臺之不肖安敢望大父行幸而獲之則先世之遺也三酌祝曰自猗韋氏波及於今滔滔愈下高者取節卑者取容雖其用志不同其爲曲學均也大人脩文成文莊之業著爲訓言大爲之坊毋使從下流而滋甚即臺不迪猶或知所嚮方揆厥所原則先正先生之教也祝已第鞠躬而請曰往臺筮仕若爲郎大人諄諄誨之不置御史視諸郎其職愈重遼東視諸部其用事愈難大人第面命之臺其奉此以往即千里如在膝下庶幾不違咫尺者與使君聞而喜曰善哉此臺之上願也司馬無甚高論實獲我心遂然

不佞之言以告譚公且歸告朱公於故郡

贈王少府序

王處士善家大人乃少府亦以通家善不佞少府故籍胄子數困有司中年而得嶧丞蓋念之深矣當世官人之途五胄子居四焉首則進士起家次者鄉舉次歲貢士由經術進則三者以爲差此無論材其資視胄子爲厚胄子而下率以刀筆發身即其術不儒其所事事則吏事也無論資已其材視胄子爲周胄子資薄而或詘於材如之何其足以參三而殿五也逆億者謂是故入資而今收責惡用是積著者爲哉

即有奇棄弗收矣宗賢非敢自棄孰能諒吾將有樹也而葑菲之邪吾欲爲不廉胡然而狐裘也胡然而羔袖也吾安能爲不廉吾欲爲廉胡然而部婁也胡然而松栢也吾安能爲廉司馬其筴我矣不佞曰否官人不必擇類要之宜民當官不必席資要之仗節頃自世祖三途並進廣厲臣工天網所該奚翅三面乃今內亞旅而外岳牧豈盡發軔公車即董董百一見之其路廓而未塞往不佞歷四國備三監周視旁求猶恐有失即一掾良一掾進矣今之耽耽者具在曾何置闌于橋門且也士之庶猶女之貞也女貞

不字寧以遲歸而不有躬邪於是少府然不佞之言
斤斤務矜取舍所部以爲不欲檄攝館陶曹言馬居
館陶雅以諤諤取重顧獨多少府既代而贈之言部
使者殿最諸司禮少府加一等其後用事者代行縣
老少府而目攝之是何閉積著以自封獨廢私覲會
新按部者入其間卒不見知尋量移王官垂橐歸矣
少府故不問家人產歸休而減故饒有子用卿受少
府易迄今猶困于舍少府者而有客無所羞先期東
游且謝客邑人謂少府阨矣始奉處士之命不爲積
著也者而爲儒既用司馬之言不爲積著也者而爲

庶吏顧邑中紛紛起甯子不脫穎而出則梱載而歸
少府何纍纍也不佞聞之曰固也治有汚隆宦有巧
拙治隆則巧者拙拙者工不則反是往不佞以拙贊
少府直將爲之求工少府纍纍固宜巧者之計得矣
今上孳孳吏治治主其隆此以拙終彼以巧終莫之
致詰揆諸天道所謂大時不齊非與昔張廷尉以賢
爲郎其卒也持平天下即少府安能望廷尉不亦庶
幾乎長者哉彼已嗇夫則今巧宦之屬也漢文之治
不隆於今少府之倍明時則天限之耳廷尉得矣其
時不有賈生乎生建治平之筴結宣室之知

得卒之流落不偶困於長沙夫以少府而隸賈生不
可同日語矣均之遇主均之出爲王官卽百世無能
釋憤貴生何論少府然而少府者矣生故無年才非
其敵而齒過之天難諶矣雖然天道猶張弓也下者
舉之不足者補之寒暑往來其度不忒卽少府堅冰
及腹庸詎知用卿不爲陽春乎少府趣歸子舍且爲
客羞矣

送江文學擢陝州序

凡民之有生也親則父母尊則師中古縣方國而備
官師令父母也博士師也令以程書治民博士以功

令厲士政教各用其職矣孔門謀國既富而教加焉
善足民者莫如漢文猶不遑教故善始則政爲急善
終則教爲難得百里而令之則政可以兼教藉令振
鐸境內褻若弗聞儼然倚席一談曾不半至學宮鞠
爲茂草其能教者幾何且也諸博士什九起澤官率
中年以上奉檄就舍四壁立而無徒旬日一揖上官
退則于于而臥一旦而授之事猶之乎角弓始稅于
弛弛而不張張則折矣其或發身甲乙即跬步多前
塗甲者自負善資望宮牆猶傳舍亡論已乙者年力
未艾敦學可以相成脫令舍佔俾而受章程寧詎能

無不利何以故不習故也江文學筮仕乃得績溪其
裂地儉於子男而孤卿代起亦一隩區也文學既至
多士靡然嚮風會兩令君先後徙官所部以文學攝
令其俗懷急獄訟故煩重以經野令嚴聚訟析析四
起文學則壤以授閭史平法以授士師四境駭而儆
之安所得文學以興民治不期月而釋事欣欣得士
庶心諸弟子則曰夫子以教爲政政良而益知教之
良諸父老則曰君故閎儒其斯以儒術飾吏治諸弟
子帥諸父老將乞不佞一言而碑之庭不佞唯唯應
之既而否否夫文學之待舉亦猶處子之待年其在

公官婉婉然惟四教是務時而代主中饋宜若不供
如將以是多之殆非處子事也文學旦夕遷矣胥後
圖居一年文學進陝州學正於是諸弟子帥諸父老
申疇昔之言則又以主爵脩文學功品有四首旅六
曹次旅六館次佐郡次長民乃今文學以政教擅場
猶然在泮 縣官方闢賢路甲乙同升顧獨勁文學
而老其師何說也竊惟人有息女莫不願爲之有家
然非媒氏不知名非佳耦不受幣非六禮具不字非
冕而親迎不行使徒耽耽好逑無用苛禮殆非所以
厚別宗廟之謂何浸假得善仕而急成名僅當六禮

之半耳未卵而翼其何能晨故文學猶之貞女也十年乃字猶懼不嫺諸弟二諸父老則其私人即協其期猶懼不夙主爵則家丈人也必其期至禮至猶懼不虔由是授祚恒於斯著代恒於斯宗廟嚴矣未也自甲迄丙朞月耳奄忽及之文學行且與計偕率緣經術嚮用內之論思獻納外之聯比拊循宜無不可豈直治邑俄頃之助乎哉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蓋謂此也猶未也陝州爲周召所分治君奭之遺愛在焉鵲巢騶虞越諸絃誦文學往矣第入其境思其人儻然日暮遇之其教則文教也其治則文治也召南之

詩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此文學之詩也文學故以家學顯猶在姬姜比受衿鞶一在新都一在陝又明年三周在御乃始受綏由此而受介福嗣徽音婦順於是乎明章矣文學行乎哉

送郡太守蕭公入覲序

漢列郡置守相大率視古諸侯其後相沿迄今大備郡太守以二千石侯境內無問甲兵錢穀刑獄悉主之貳以郡司馬職甲兵參以郡司農職錢穀而司理奉三尺職獄訟之平綱紀相維故列郡治列郡畢治則海內寧矣其在外服則方伯司錢穀統吏民司

司刑獄飭戎馬申之以分部董之以專成儼然四向
臨之列郡謹守而已獨畿內諸郡得專達權不分太
守兼方伯監司諸大夫若在分部體統益尊矣比及
三歲諸大夫各舉其成而質之太守太守舉諸大夫
之成而質之朝此有虞氏之所以覲諸侯禮至今不
廢 上初受質詔太宰御史大夫舉庶司卓異召見
東朝越三年當再獻質而太守蕭公自新都治行諸
大夫閔公以王事獨勞無繇負羈縻先五馬將效駕
則就下走徵辭以贈僕夫下走避席曰太守公以入
計行非自爲計也蓋舉三歲之會而獻之 天子之

庭諸大夫之所以程功者具是矣下走請無聞其詳也願槩言之於是丁次公膝席曰其待罪戎兵司馬之屬也新都四塞以爲固保界崇山比年伏莽於隣據金穴爲利間者揭竿以入吾境覆婺躪休間歲出故道三治兵使者出矣頃復襲窳阻白晝掠矚民家所部則以戍者屬倅車程督日急且干擗往往告急而新法愈苛凡此皆吾責也公至議踐更戍者察非常寇再薄境而奪先聲相戒而遁部署鄉閭守望擊柝伯聞議盜當大辟者八人棄之市於是羣不逞辟易列邑不復以患盜聞乃今疆事平使其庶無得罪

司馬者則公以也於某何計邪徐季公曰某待罪租庸可農之屬也新都郡山谷中僅當東吳一大縣緣江以上賦倍他郡有差任土養民歲不足以支三月餘月皆待哺於轉轂無宿春糧公徧立常平倉往歲饑而不害乃今歲穰戶下下皆有儲徵租如期無復逋負郡中百一以末富外視殷殷尚方賦繒三萬七千緡無所出公不問編戶搜筦庫可出者當之乃今催科最使某庶無得罪司農者則公以也於某何計邪舒少公曰某待罪士師廷尉之屬也郡故多獄獄多留三老患之久矣故踰月獄則一歲之蓄亡終歲

獄則三年之蓄亡此其戔戔者也藉出不意家乃立
亡獄何可留也余邁受境外之役曾不得少休暇親
爰書賴公在郡中有如雷電明罰折獄片言無留朝
以入不終朝夕以入不越宿使民庶幾無訟而某無
得罪於庶民者則公以也於某何計邪下走唯唯曰
善乎諸大夫有而不居善則稱長庶幾乎虞庭之揖
讓也顧太守公若諸大夫之善爲政夫人皆能言之
諸大夫善事太守公而公善諸大夫滋甚則亦夫人
皆能言之矣寧詎知交相善者固善政之所由來矣
乎古者同國而治諸大夫分職而相諸侯其分則君

臣也乃今同郡而治諸大夫分曹而相太守其分則兄弟也制之以君臣則分定而不相越比之以兄弟則分軋而或相猶故四海可爲兄弟而不令交相爲瘡疏則易合戚則易携人情也次公之於太守公也故同籍者也猶兄弟也季公少公之於太守公也故同鄉者也猶兄弟也軋矣顧郡之有太守也猶主器之有長子也當室之有伯兄也此不君而尊者也諸大夫猶之乎支子介弟其容以親軋義乎故諸大夫宗公不啻長子奉公不啻伯兄善矣乃太守公則亦推赤心而望諸大夫之腹怡怡然弟之圖難則先登

遇獲則推轂無論已郡故多事往往日力不遑公日出視事事畢不及日中則帥諸大夫出近郊省耕問俗既罷田峻謝老更則相與據便坐出壺飧諸大夫舉旅行酬遞相勞旅出旅入都人士望之猶鴈行也豈不綽綽乎令兄弟哉長者易事而長長者易知政不煩而舉矣故治郡之難非民治之難也亦非獲上之難也僚友兄弟信且悅爲難此有由始也兄弟者吾親之所自出也友兄弟而悅之則尊親也庶官者吾右之所自出也友同官而信之則尊君也世未有孝而不友恭而不和考也惟孝友于兄弟則家政興

協恭和衷則國政懋故曰善政之所由來也諸大夫曰善公行矣國有君子何以贊公嗟乎王陵龔遂爲人漢所謂長者循吏顧奉詔皆失對卒顧左丞相而藉王先生有如上御東朝召計吏進新都太守問錢穀刑獄幾何捕盜賊幾何太守聽而前其應如響惡在其不給太守汲汲諸大夫而不忘庶職卒然而問業已燭照而數計之非直其才足多也公行矣藉令召對不假顧諸大夫即下走可當王先生不能從無所贊公矣

太守徐公上計序

歲十一月朔太守公帥列邑大夫以上計行既戒朝
車列邑請具車徒以代乘傳太守公不可慎毋以行
役勤吾民於是謀一言以代贈車且屬不佞夫郡邑
之相維也若綱紀其風行也若子喁公行而諸大夫
從不佞何敢緩頰諸大夫申言曰公積勞於外入而
不施功蓋境內出而不伐吾儕下吏其何能贊一辭
古者以民譽論官言出司馬而信無讓也於是不佞
更僕而悉數曰敝郡侘境外而稱饒枵中已甚司會
之歲費無羨餘公至而悉去其贏入不當出甚者
歲祿所入筦庫職之不及合贖刑所入守藏職之不

及庭旅幣入則麾之不及門部毘入則知無所用之
不及境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廉矣得公什二矣不
佞曰未也郡人糊口四方務廣結納以疆理則南國
多口以比隣則東省多材此皆厚援朝發夕至公至
而竿牘罕至至若罔聞訟者待命嘉石毋敢借交程
藝者待命宮墻毋敢干澤罪人待命桁楊毋敢撓法
貪夫待命彈射毋敢取容雖喙之長何庸三尺厚援
携矣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公矣得公什五矣不佞
曰未也郡非無善政之患政患多門民非不終訟之
難訟難持父夫以多門而主持父其不罷於奔命也

者幾希余觀訟者始入公庭惴惴耳或次且或囁嚅
及其對簿公降詞色而導之言提提耳或披赤心或
質白日得當而出行行耳遂巡耳或發氣或捫心兩
造既陳片言可折隱者見鷓鴣之曉深者見象罔之
珠辟者辟衷者衷顧不自知其何繇察也獄辭既具
牘無留行脫有神姦莫爲之愆良民之所以無懼者
胥此也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明矣得公什七矣不
佞曰未也郡故喜鬪公爲之繩首事批彊梁郡故喜
游公爲之械博塞狗州里郡故多外虞公爲之繕三
關扼要害郡故多內寇公爲之儆門柝督干敵乃今

臥戟生耳臥犬生羸千里安枕久矣諸大夫其謂公何旨曰能矣得公什全矣不佞又曰未也廉能公謂得公之跡則庶幾矣請質其心昔在有虞益之傲舜者辨矣其言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夫拂民從已無不道大焉傲者猶然後之然則違道干譽者其尤也故廉能公明四者具足優優乎無所拂無所從非直公能諸良二千石近之矣抑或以激爲貞以苦爲節以姑息爲愛以驩虞爲仁以選懦爲從容以模稜爲長厚此羸而彼詘則右詘而左羸明知其羸即百直不直也鄒一而楚八則左

鄒而右楚明知其楚直將以一而服八焉即譽日興
其爲不道則均耳吾郡之視五方其謠俗較異細民
故多不逞時有忤心巨室惟得免爲兢兢故多不競
乃公提之若衡持之若水終不以賈譽而倍平施迄
今上而直者不替下而曲者不凌公無容心也始公
未及下車舊令尹之政赫然矣或憚公過張公既下
車務與編戶休息久之則平易可近而革面者生心
或又虞其過弛乃公該以天網不用命者入之公無
容心也要以無溢喜無溢怒喜怒皆得其濟不吐剛
不如柔而壹稟於平康正直其於道無違矣民皆將

馬避之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有味乎司馬之言公
得尚於中行矣名不虛立士不虛附理有固然惟司
馬知公請以是推轂不佞唯唯

八國集款之圖

太函集卷之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邑大夫李君侯上計序

上八年諸內史若藩臬郡邑大夫當入計先是歲十一月朔李君侯自歙治行吾黨謂邑人之得君侯有如武城之得宰君侯之得司馬有如宰之得澹臺滅明古之贈行者以言司馬於是乎言矣昔在周誥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夫邦君古之有土于今爲郡邑大夫故郡邑皆以地得民而

邑視郡爲尤近上之宣布德意加惠元元下之周悉
民艱與之休息故子民如父母者惟邑大夫邑莫非
民其類區以別矣鉅則巨室細則細民巨室即所謂
大家固庶民之綱紀也長民者同視而一體故曰齊
民今之大家邑不多有其在間右則鉅之屬也其在
間左則細之屬也他邑率間右爲宰宰間左而魚肉
之懼將不饜孰敢致詰其曹遠廬視令豺虎嚴大家
甚者闕周澤不行格厲禁不止假令右右而左左民
其無如此其病在大家者也歛故嚴邑其人褊心乃
若負盛氣務上人羣不逞滋甚間右且循牆而走幸

無及其狎狎遂令齟齬日張脂韋日什故剛不在右
柔不在左如將茹此而吐彼若在焚溺益熱益深此
其病在庶民者也季君侯至則察土俗體羣情引三
尺若從繩曲直各歸其當法在左則左法在右則右
一成而不可渝於是境內稱平比閭如出一口人言
君侯善爲政者五請得而槩舉其凡邑故訟者盈庭
大都以間先入不入則機格入則法亡君侯直已而
明聽之無所用間以故法不撓民訟不煩一也邑故
征輸無藝上務樽節而下困誅求君侯置積於庭令
編戶得自輸之積習見閭閻情狀詢民疾苦而紓之

非直入無羨餘大者歲賦不耗二也比年奉詔鑄

錢積穀有司率坐因循君侯主鼓鑄務流通民間得

以錢爲幣則又倣常平以廣積貯爲之期會而周視

之知天之天錢穀不匱三也邑故患盜君侯捕渠首

而棄市曹且嚴守望以備非常戒博塞以夷淵藪比

者民得帖席盜賊不滋四也君侯以文學飾吏治文

學弟子斐然嚮風公暇則聚族而程其能不啻師帥

諸儒生挾筴就試者無慮千人不竿牘借貲則徑竇

賈勇君侯屏諸彊有力推轂者諸市猾無敢徇行入

爲姦洗舊弊而一新之士習由之不貳五也夫是五

者善矣然而民訟之弭吾不謂公夫人而能公也歲
賦之盈吾不謂察夫人而能察也恃錢穀不謂惠屏
盜賊不謂彊夫人而能惠也彊也端士習不謂敏夫
人而能敏也惟茲間右不必左間左不必右其斯謂
君侯平善之善者也夫平天下者壹稟於正心彼其
辟在間左吾爲之高其手而右之吾賈吾譽焉爾衷
在間右吾爲之下其手而左之吾避吾嫌焉爾時而
賈譽時而避嫌不在民矣以此語正何論華戎以此
語平何論霄壤平平蕩蕩無黨無偏本三德以建中
則平康正直者之能事也故以正致平惟君侯能爾

君侯居邑再蒞矣業已操其平而達邑中即吾黨非
大家舉於是乎心悅而誠服由是操吾邑之平以達
王在此行也 上初即位首下明詔以正人心今茲
受列邑之成吾歛直將以治平舉首 上方與海內
更始議又任以需治成君侯之爲政也新必終惠吾
歛由斯底績即古循良何讓焉異日有如徵高第求
直言宜必自歛始推此而放諸天下何患不平何者
天下者一邑之積爾上之三事九列猶大家也下之
百司庶府猶庶民也顧尊卑有序則體統正體統正
則朝廷尊此國體也今之在上者不亢則貶貶則日

替在下者不隨則軋軋則日陵卒之其本在下其末
在上綱紀倒置國體之謂何藉令君侯入侍 天子
左右尚安事陵他日晉三事都九列而上之尚安事
貶正人心持國體其在斯乎疇昔豐城有劔其光射
斗牛之墟君侯新發于硎則豐城產也所部交譽君
侯籍甚具在薦書茲北面質成 天子睠焉顧矣由
是澤首一映批族若解牛則皆游刃地也不亦恢恢
乎哉君侯且行吾黨述不佞之言以告御者

送郡司農徐相君入叅京兆序

大司農掌邦計以阜萬民故曰計相 明倣漢置郡

守相掌郡計者則郡司農昔在胡元以貊道賦中國
高皇帝用夏而反之正法堯舜而什一之迄今故額
相仍經費過當度支量入爲出其勢不得不取盈而
海內襲承平蕃生息游民末利齎用日踰時詘舉羸
公私俱困重以市恩干譽弛而不張一旦取盈其勢
不得不告匱下之以不勝告匱不恤則殘上之以不
給取盈不應則慢無兩可者也夫以郡之徵發期會
秋毫率倚辦於縣大夫令事守如婦事姑嚴矣相君
猶之乎姑道也其體則同顧色厲則勃谿色莊則倒
置郡司農藉於事任儉於寵靈藉者易傾儉者易撓

視治兵治獄不相與謀此其大氏也昔稱同官爲僚
宜若兄弟守相名位鱗次瑕壘易生且傾撓在列邑
且然尚安論守故郡相以治兵顯者什六以治獄顯
者什九以治粟顯者曾不能什二三此其大氏也徐
相君起家信州始受檄佐吾郡一見知其長者宜必
善事長宜吏民比及下車奉法循理催科不及杼柚
法網不及淵魚間不及門賈不及市余旣家食諸縣
大夫若諸父老舉欣欣得相君諸父老則曰相君長
者是未嘗以疾言遽色及吾民諸縣大夫則曰相君
長者是未嘗以疾言遽色及吾屬相君三事二千石

政人人殊或以亢直或以疏通君以不阿不激得之
卒無所失今太守公惇大明作不旬月而相得愈深
嘗曰夫夫未嘗以疾言遽色及吾吏民吾何幸以一
命之長長長者往年入 賀奏程書 上最之徙入
京兆於是諸君侯大夫若諸父老遙過東郭語余境
內方得相君胡爲乎徙京兆今議可以佐百姓者莫
如久任良有司相君亦越三年非甚久也即一考輒
徙良者謂二三何且京兆之視新都不爲不重顧掌
計無改於其職佐郡無改於其官即重京兆而後新
都何汲汲也余聞之唯唯諸君侯若諸父老豈謂京

兆易與乎乃今服倅車承輦轂皦然若依日月赫然
若薄雷霆即踳踳踵輪猶然懼將失足遠多譽近多
懼其謂是與且也三選七遷故多豪舉五侯七貴故
多恣睢陵邑區分犬牙相制故多彊項內史之體貌
尊矣猶之大宗世胄庶孽不得以爲昆故多閹墻要
以易傾易撓視畿甸列郡什倍之信非相君不可良
弓良冶必先箕裘語曰三年有成相君過之矣如陟
明必將以九載無寧食采爲賢乎主爵者固當爲首
善擇人毋若此拘拘也諸縣大夫皆曰善則以相君
行有日矣吾儕下吏計無以代車人之車願徼司馬

一言內之行李余惟相君之行也太守公贈有言諸父老歌有頌惡用不佞爲哉惟是對諸君侯若諸父老之言則不佞將爲相君嚆矢其言具在不識得一當相君其未邪相君輟然曰其無狀待罪一方賴二三君子推輓之幸無得罪諸大夫若諸父老今且往司馬儼然命之其將壹以遇諸大夫者遇諸大夫遇諸父老者遇諸父老庶幾乎免矣第京兆尹尊貴其卑卑無敢干澤於下流必獲上而後可以治吏民是用大懼司馬何以振之嘻余習京兆尹金公父矣公雅以儒行著豈不恂恂長者哉是宜得相君相君往

矣

送方思善移隨州序

余自結髮事鄉大夫晚得思善而相肺腑及思善以脩辭著余避先鳴鄉大夫顧謂二姓代興亦猶秦晉匹也余抵多口飾我者率歸罪於辭竊惟自弱而登疆自百里而登九列歷仕滋久乃始不容罪在負乘辭於何有思善始以計吏入朝坐宇下操戈者下請室稍遷留署坐同舍郎徙隨州仕未及十年爵未過五品雖有睚眦一何耽耽以此而較疾遲視余加阨矣余習慢慝求多者惡能諒其無他彼或耳視而毛

舉之則言責在賴 主上明聖言三至不行兩君子
願得思善而甘心若風馬牛宜不相及卒行其間不
深詆則量移故其屬辭彌工受忌彌感辭無當於罪
罟罪是之由虎豹來田皆是物也乃思善早服重積
出其緒餘以爲辭希有有若騶虞何論炳蔚今之皮
相者獨以此而甚思善不亦銳乎且也思善恥爲名
高居常歛然自下即其操行犖犖何意近名純白備
而不居安事雜組顧涉世之塗狹矣循墻猶難爲趨
卑視或以爲深高視或以爲兀與之言或以爲揚已
示之默或以爲絕人時而異或以爲踣孤高時而同

或以爲蚊汗瀆進退罪也即跬步將安施乎要以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不怨得之不得曰有命故不憂
進退無常綽綽乎裕矣隨故楚地楚有屈原賈誼其
人不得而抱憤終焉是皆已甚雖嫺于辭而重以姱
節難以概諸中庸周公仲尼曾不免避流言而愠羣
小然終不以其故貶聖屈賈何望焉思善高二氏之
風行且旦暮遇之矣乃所願則學周公仲尼之道隨
其如思善何隨季梁雖良得少師而益顯藉令少師
在願以雲夢優之亦將曰是善爲季梁地也

送郡丞丁次公遷大理太守序

高皇帝混一寰宇列服而疆理之由旬及荒並置
守相惟畿輔悉得專達視內史同本之居重馭輕則
以近取重即遠在荒服猶然地醜律齊要以一視同
仁無用五等爲也 今上三計羣吏務久任以責成

功諸方伯部中莫不寧壹何論畿輔 上三載丁相

君來貳新都自乙迄庚凡六年所計畢而拜大理受
檄且行郡守徐使君擁朝車還計無及於東門之餞
先期而遺書郡司農李相君司理舒相君所願借口
於不佞先五馬而推轂之竊惟正德以還仕如轉轂
大都日計工而歲計拙其飾吏治者三敏者以捷乘

人彊者以猛集事達者以詭通方三而有一焉上下
獲矣藉第令持久其智不能不窮何以故欲速故也
君侯之貳新都也徐徐耳不捷而至油油耳不厲而
威悃悃耳窵窵耳不詭而獲其始至也都人士灑然
曰儒者哉君侯金口而木舌再歲而民服三歲而民
依於是憮然曰仁者哉君侯蒿目而薰心比及政成
不言而化都人士喁喁然相告曰長者哉君侯慎終
如始矣二三大夫之得事君侯也一見而起敬再而
親三而慕旣聞遷秩未去而懷其言曰郡丞故多賢
而兩君子最著楊以易直党以廉平第往參焉難爲

鼎足由兩君子之後君侯兼之乃若矚然不泮未嘗以矯不廉挺然不回未嘗以訐示直得失不入於其心未嘗以赫赫示譽爛於辭令未嘗以斌斌示能郡自有貳以迄於今君侯無兩古之善爲國者大者五年小者七年蓋必久於其治而治成君侯庶幾矣卽有長者使非假之日至安可襲取乎哉諸相君曰次公由姑孰而補新都先後十有二年矣斯其遲而又久者也畿輔方急良二千石宜莫如次公滇郾西南去中國踔遠無寧以是鄙次公也不佞避席曰上方廣厲官常加惠黔首始患不久久患不徵旣久且

徵猶患不遠乃今三計羣吏務人任以責成功近悅
遠懷治有徵矣滇則西南一都會也大理爲股肱郡
以形勝甲域中聞絕域間有不庭其類滋大茲以君
侯爲守殆將修文德以綏遠人漢吏多循良則龔黃
稱首跡其漸民化俗率由長者得之君侯以長者特
聞由是而可相可守可邇可遠可爲勃海可爲潁川
抑亦無施而不可矣篤近而舉遠其在斯乎相君又
曰當世議久任以責成功無遠邇一也次公行矣相
去萬里而遙如必久任以責成功惡用獨賢以勞次
公也不佞曰否人臣各用其職爾詎敢繫遠邇較遲

速哉上之得當主知超不爲躡下之待行吾志久不
爲淹如將擇地而程期則張博望班定遠非夫也相
君曰固也昔在西蜀得文翁而文教始興 今天子
守在四夷莫不賓服即得張博望班定遠安所用之
夫質勝則濟之以文文勝則抹之以質次公質有其
文者也顧南國之文勝矣居然以質抹之彼中視南
國若徑庭質不能不勝次公行矣無寧濟之以文吾
儕願次公爲文翁毋爲張博望班定遠不佞曰善

送王中丞移鎮上谷序

國初虜集河朔則急河朔而出督府分置中丞已而

集雲中上谷則急雲中上谷而出督府分置中丞薊
門隸京師故中丞獨修圻內治爾庚戌不戒虜薄郊
關 太上睠焉而備薊門視諸邊急矣于時特建督
府而以疆事責中丞大司馬歲發九邊三輔踐更之
士戍之大司農歲出數十百萬緡餉之即有不虞在
事者坐其急可知也往譚襄敏公以督府顯山東劉
公關西楊公皆自中丞進督府迭代之不佞奉 詔
行邊則二三君子在事時春陵王相如守治兵使者
部署密雲無何春陵以中丞代關西瞠乎踵督府後
矣夫既規隨畫一則又相與張既怠飭未周比及三

年疆事大治即雜虜竊發虜中縛有罪者款薊門蓋自二祖以來未之前睹也會上谷吳中丞進西督府則徙春陵代之薊門諸將士皇皇莫知所出聚族而叩都護獨奈何奪我中丞語疆理則京師視邊鄙爲尊語要害則元首視肩背爲重語相乘則境內需督府爲便語相得則行間繫中丞爲深徒以上谷故而徙中丞諄矣都護述其言以告不佞且謀所以贈春陵行不佞旣得請歸何敢言四方事顧宿昔從事邦政即猷畝不敢忘矧春陵之居薊門不佞竊嘗惟穀之矣古之善謀國者必因時而議地利必因地利

而議人官地利有宜何可常也人官有能能者惟所用之耳何者雍洛更王晉楚更霸時異則地異咸相與推移請以邊地概言之東則遼東距東虜虜衆而不彊西則雲中上谷距西虜虜最彊通就羈縻通資市矣又西則河朔三邊距河東西諸虜虜故彊久浸弱乃今亦且張矣薊門去虜差遠則以天險而臂京師故疇昔議邊薊門董董彼一時也國家創庚戌事舉全力以奉薊門議兵則兵議餉則餉由督府中丞以及治兵使者由都護以及材官莫不擇可而任之不任輒傳之罪凡諸吏士夙夜懼懼幸勿干司馬法

遺 主上東顧憂此一時也自襄敏首事山東關西
若春陵諸君子善其後以圖成乃今亭障如雲簡師
如雨火攻利器如雷如霆迄今十年虜不敢睨薊門
而遺一矢藉令守其畫一則後事者有餘師又一時
也虜酋故壁雲中其悍子壁上谷頃自近關大入幸
一染指而飽薊門日惟薊門爲耽耽其視雲中上谷
差後彼一時也自雲中受款諸酋畢請爲臣胡越一
家徹防罷戍卽諸邊釁皆得檄酋長而詰所由此一
時也顧貢市通矣歲額不得不踰虜使入邊邊人不
得不聳司馬法在中外共之法不得不撓虜酋耄矣

假令一旦先朝露則卻慮不得不周故右虜則左吾人右吾人則左虜無兩可者也且也德不觀兵安不
忘戰乃今講武則戎心熾偃之則邊事危無兩可者
也制常勝銷未萌固今日事又一時也今之用事率
由兩端主戰守者利用張主招徠者利用弛乃若不
茹不吐一弛一張此仲山甫之所以佐中興亦猶乎
行文武之道也顧高明則已疏沉潛則已細兩者不
相爲用其孰能兼之如其疏若天網細若秋毫參和
不偏歸乎正直則春陵其人誠不可一日去薊門顧
上谷非其人不可耳往者貢市之議晉楚於越寔董

其成三人者一體而同功相繼踐本兵都督府矣春陵之在東略虜業已慕恩澤憚威名茲以其身親蒞之於虜何有昔在行役不佞竊操末議願治精兵數萬懸衡薊門上谷之間有急則左右折衝卽有渝盟則乘勝逐北無不可者襄敏善余策而春陵若都護亦咸與聞時以少主踐祚初人臣何敢輒議征伐乃今主上春秋長矣顧猶孳孳問疆場詰戎兵第不佞家食有年襄敏奄忽卽世聞以外惟春陵若都護在焉故議日可見之行春陵勉矣于是使者述不佞之言告都護都護則以告春陵諸將士聞之喜相

告也吾儕不幸而失司馬大不幸而失中丞顧司馬方以社稷之伐倚辦中丞非直瘠薊門而腴上谷也如其言信吾儕猶有望焉

送方嗣宗入南太學序

方在宥三舉子季者嗣宗嗣宗及吾門恂恂爾叩其所就業亦旣斌斌喪考而祥弁三敝矣 縣官方急功令非藟粟不以牲吾語嗣宗疇能以三尺喙而爭齧食於是應 詔入太學受業大司成嗟乎嗣宗以國士鳴而首喑于鄉校乘風而徙徙而之南其將託于國子乎國子天下士也嗣宗旦暮千古寧詎能薄

天下士而急先民行矣嗣宗唯唯使弟子而游河伯
無寧游百谷王古稱太學爲賢士之關當關者啓而
出次胥後令又次者及晨嗣宗脫屣而行無庸待次
藉令出王游衍明旦與俱矢直砥平利攸往矣抑或
經伏戎漏亡命亦將冒繻而由此塗出抱關何居卽
待次者視彼猶賢故君子審嚮方也嗣宗唯唯并行
不更駕端行不改轅弟子勉矣在宥故以諸生著中
年而業成均超宗受父書守諸生如故嗣宗且往其
將後父而先兄善爲之後必盛而傳善爲之先必疏
而達則中而才也者之所有事也嗣宗唯唯先君子

待二孤而暝二孤寧能以一日忘比年伯任其勞以
佚子季幸矣乃今聚徒六館無慮三千進而膝席退
而負墻紛如也浸假以刀布嫁當世而終不能張世
業爲衿輦卒以非夫則吾豈敢其知交壯乎其言之
也則計程而贈之言蓋自歛浦而達秦淮燦然備矣
超宗謂二三子甘言也翩翩然啖以游觀有如志在
扶搖惡用翩翩爲也請以司馬法言爲之嚆矢從之
郡司理舒相君遷比部序

舒相君由春秋起家出爲吾郡司理上方嚮吏治
務久任以責成功新都得相君舉欣欣然言新令便

相君壹以經術治獄惡惡短而善善長如得其情諸
小辟避從末減其在大辟無赦猶閔焉恤之顧不察
九淵吞舟不漏不程九鼎關說不行甚者劓鬻尾跋
狼胡勿恤也于是所部率倚之聽直諸旁郡邑率就
之質成蓋自乙及庚凡六年自御史中丞及行部御
史凡什數薦矣是歲 詔徵良有司之最者始聞相
君第高第中都人士德相君舉欣欣然言新令便及
比部之 命下莫不勃然而駭悚然而疑言人人殊
各以其黨君子之言曰相君胡比部也自 天子堅
久任之令勞視疇昔位卑之相君以積勞擅場卽徵一

人必相君也乃今比部矣高第之謂何假令以國馬
齒鴈行誰爲上駟相君胡比部也小人之言曰相君
胡不比部也往者梗陽干政直將首履而足冠當事
者從吏之獄具矣至相君而議始格梗陽卒伏其辜
憤而宣言今日之爰書在相君他日之徵書在王者
卒之其言信矣夫譽言以水投石者也毀言以石投
水者也以故匹夫之口賢於交譽者咫尺之書相君
胡不比部也不佞竊謂楚失而齊未得則藉亡是公
爲之解紛公等薄比部邪抑亦爽新令而矜失人爾
世儒論治猥云任德不任刑治莫盛于唐虞固宜純

任德矣舜命臯陶作士不啻三五申令之至其命稷
命契命夷命夔未嘗爲此數數然大禹資適逢世
遂以平成尸首功乃若推轂臯陶津津乎不容口雖
有虞風動顧獨以從欲多臯陶由斯以談刑不後矣
今上孳孳勅法思得循理無害者持天下之平幸而
民協于中由此其選春秋刑書也司理以經術治獄
四境之內稱平庶幾哉吾郡之臯陶矣執箕裘往其
爲弓冶必良即邁種不可與幾要亦臯陶之徒也

當宁修有虞之治誠得以臯陶也者而官之使在言
責則以昌言而爲贊襄使在官守則以象刑而爲明

允惟上所用之爾比部奉三尺法視諸赫赫者無寵
靈要以簿責五辭衡提兩造下之肺石畢達上之膏
澤畢宣任職而職修入官而官治斯其無負矣相君
行乎哉語曰大德不官則相君事大信不約其新令
之謂與浸假而置高第終不失一倅車浸假而循故
資終不失一郎署相君第以肆夏行矣焉往而不宜
公等不薄臯陶無寧薄比部爲也太守徐公既然不
佞則進都人士面諭之吾聞同官爲僚同心爲友吾
幸相視莫逆寔獲其心君方委質鑪錘之間惟其所
命雖有六齊宜鍾鼎宜斧斤藉令歸冶氏爲戈歸築

氏爲劑則亦惟命寧能躍冶而爲不祥司馬故善爲
宜僚兩家之難解矣其半諾諾而退其半諤諤而有
後言君侯以不二諒相君直共命而無所擇即比部
何損不比部何加焉吾儕小人梗陽之計得矣故司
理吳公晏公逶遷比部其後一徙門下一徙臺中公
道旣明久而不爽乃今水鑑具在願爲爽者一洗之
司農李相君曰然三代之直道在斯民矣雖其持論
不廣其好德則同卽丘里之言勿廢可也

李令君課最馳封序

在令格諸進士始服官內則部寺諸司外則州郡守

相若縣令三年課最則封及其父母若室家夫部寺
諸司日奉朝請而已州郡守相介乎上下之交屈首
簿書折腰期會在所不免然猶得倚辦縣令事半而
功倍之縣令令人而令于人弊弊焉役人之役直將
以簿書爲寢食直將以期會爲翱翔甚者望塵而拜
莫不上官蒿目而憂莫不赤子此其焦勞胼胝其倍
無央比及三年則部寺諸司什考什最州郡守相什
則伍之其以縣最者什二三何董董也要以當事任
職則內佚而外勞課績覃恩則內羸而外詘卽守相
視令難易相懸豈宰持天下之衡則何以故有國者

爲國重民爲民重令于是程功不得不核延賞不得
不雙重故也方內列邑以千計廣狹異域煩簡異程
衝僻異區衷辟異俗第能據一善地什試什全參則
殺半則中什可得七得五反是則難之難者也幸而
全者什二三冢宰持天下之衡又何以故地重則民
愈重民重則令愈重與其恩浮于力寧使力浮於恩
愈重故也歛附郭爲上邑方三百里有竒廣而衝煩
而辟四難具矣自 縣官下久任之令而歛始得姚
君所部行縣歷江南乃獨首歛三年課最得封其父
毋及室家又三年 召居禁掖歛人謂令君良父母

也加恩先其父母有天道哉故歛視列邑爲獨難自
今易矣代者豐城李令君至脩成法布舊章守畫一
而酌時宜務便境內 上益綜核吏治不供命者法
之會旁郡邑倉穀多僞增尋見察于是司會取盈之
檄下歛亦不讐寬之則浸長奸急之則難卒辦是尤
難也歛故經費歲六百緡槩以中人之家用且不給
會司農裁冗之檄下歲損二百五十緡是尤難也歛
盜數率糾四方至逋逃則散而之四方卽得其渠莫
窮其黨會司馬連坐之檄下詰盜者且不能自堅是
尤難也令君會歲成毋僭省歲費毋闌及民伐囚禁

博毋伏戎嚴守望傲干楸毋惰此其奉法以脩吏治
視成事有加所部行縣歷江南乃獨首歛三年課最
得封父萬清爲文林郎毋葉生毋何並以孺人贈君
夫人聶則視二母封矣歛人謂令君良父母也三章
先其父母有天道哉歛視近爲尤難令君不慚易而
易矣 壘書出丞簿從事帥諸父老從令君郊迎旣
宣布邑中丞簿從事帥諸父老前請賀令君避席曰
瑄奉邑無狀讓不及而慶及之重以恩辨私親是重
瑄不臣滋甚何賀也時太公方家食丞簿從事請馳
幣壽太公于家令君避席曰瑄入官無能奉家大人

教乃今徼惠冢宰譽命逮其所生是將貽不令家大人瑄不子也何敢爲家大人賀二三君兩不得請則就東郭而抵不佞道昆令君雅以有徵而信司馬言卽太公亦以令君故而慕司馬願得一言如惇史因令君而紹介太公嗟乎如使窵言爲太公諛不佞非諛者也何必不佞如使正言爲太公重則大公與令君交重矣何必不佞顧令君居是邦謬賢不佞不佞何敢無言夫虎始乳而氣食牛鳳始鷩而音中律此有所由產也裘爲冶箕爲弓業不必良其習良矣此有所由授也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其率用此與莫

非父也有子而岐疑有子而膚敏有子而才美有子而居羸易爲父矣不則父難莫非父也時而彊教時而悅安時尊而不夷時親而不瀆易爲子矣不則子難禮有之知爲人子而後可以爲人父反觀之謂也雅聞太公之爲子也得處士之賢而父之惡在其不易顧所遭阨矣惡在其不難是故太公以獨子而排家難則難躬行力作左右處士起家則難處士有不得則起敬而曲盡其驩心則難有不寧則宵衣三月以俟勿藥則難太公任其難斯處士易爲父矣太公之爲父也得令君之賢而子之惡在其不易顧相觀

者日廣相求者日奢也惡在其不難是故舉子男四
必其皆能象太公賢也則難子四而毋三必其皆能
以孝爲友則難太公以布衣誦義務振人之窮乃今
僭爵而里居恃太公緩急者日益衆令君故受太公
戒卽一介必矜旦暮取橐中裝焉得人人饜之也則
難太公任其難斯令君易爲子矣夫小孝用力中孝
用勞大孝不匱令君法太公之所爲父者而父吾邑
法太公之所以子令君者而子吾民不出家而教成
理固然也詩言錫類其斯爲不匱乎哉進之卽什吾
邑百吾民令君恢恢乎無難矣天將大有造于歛則

太公作其始而藉手于令君天將爲歛荅太公則令君厚其終而藉手于勲府帝天之命主于民者也果難邪抑易邪雖然此令君之首績太公之首封也異日者由禁掖而上不啻拾級而登遍考遞封九命具在曾不難於卷冕何論弁髦太公質行不佞將立傳傳之今不具載

太函集卷之五